22

V
J550.8
L61

玉煙堂帖本急就章偏旁表

南華眞經義纂卷之九

李栻纂褚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蜳音惇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暨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於是乎有僨音頹然而道盡

褚氏曰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俗認以為眞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邪蓋濠風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為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興教化故也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為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枉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奏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為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為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為之累而氣動於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雨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外乎憂患心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脫處慰暨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暨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為也天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為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

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憒然而道盡憒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何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土誤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朱氏曰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爲之若有不足於莊子之性貸者且不能知監河侯之平昔非定其交而後求之道也其曰忿然作色尤非莊周之常其爲攙附無疑也讀者詳之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

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褚氏曰大鉤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淛河東蒼梧比而已共鮒魚下忽然作色四字誤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爲優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音冢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朱氏曰詩禮孔氏趨庭之訓也以爲起家下文全不相關況藉誦習以取富貴非所謂儒也亦非周時之事也以爲發冢謂盜死者之珠正竊聖人緒餘以自多者比也下文陵陂口中珠與冢字相應大儒首倡者也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其誦詩之意以含珠者爲非盜珠者爲是謂接其鬢以下大儒語小儒之言也無傷珠者戒之無叛古訓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朱氏曰修上趍下上長下短也末僂後耳身恭而不露耳也躬矜言矜馳之態指上末僂容知動容不見朴實指上視營四海猶今言眉毛會說話也抑固窶邪言果無術而爲此自窮之道邪亦忘其簡畧之性是以弗及邪凡以惠及人必以得人之歡爲自足是中民可法之行知惟而不知退不過相推引以虛譽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終不若毀譽之兩忘其機惟在忘譽譽忘則毀忘矣反此而營心於毀譽者動必從邪是以動無不傷也聖人躊躇應感不得已而後起事有成功奈何終身擔負矜馳之勞而不悔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褚氏曰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神使河泊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陽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兆不爲已私雖不利於已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

寵葉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鵜鶘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已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知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

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鸇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音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音剪嫵音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戶楷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

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亦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朱氏曰惠子問意在言莊子答意在無用故即地之見用於人者尺寸其為廣大者無窮其廣大者尚可謂人人尺寸而用之而其深厚者之為用斷然人不見之矣然非深厚則不能廣大非深厚則不能載萬物是無用之為用不可一息一方之缺焉者言外見吾言之意包含神厚在世事中若不

屑屑於用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者非此意無以立極固非徒以言也惠子不能窮詰以盡其蘊故莊子復申言反覆而歎得意忘言者之不易得也游者超然無方之名能游者逍遥物外無物不資所謂至人游於世而不僻心有天游也不能游者甘焚溺以隨流俗塞竇隘室百骸相仇有用無用可知矣流遁之志至相賤言小人求用得志於一時世變而無據矣不留行行無所住也彼教於我而承其意順人也不輕信從亦不棄忽不失已也惟五官通明是非不昧不同尊古卑今之流壅哽於道行則重足而生害也今有知者莫不恃此氣息之往來設有呼吸不繼必至於死非天之罪乃我之不善養耳天之息貫串於有知之形體日夜無隙而人顧以一藝自用塞其不窮之竅失身內之重閒心中之天游猶室窄而婦姑不相容正眼耳鼻舌身意交相擾攘豈天之罪哉觀今之愛山林者亦其精神不勝役役之勞是以見虛壙而喜山林有用無用乎勞神者有用無用乎大抵德以

好名而失名以自暴而損誠急語也猶躁人之辭多謀必多言爭起於智柴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生於有所持守不變者職守之事不過取決於一事之宜而已此皆世謂之有用果有用乎至若春雨生物銑耨芟鋤各率其職不見成毀得喪之異謂之有用乎無用乎靜然三句然字是默字之悞收心變質之方然亦不能無意是以有勞而非佚者之所問神不問聖聖不問賢賢不問學學不問衆道不同不相爲謀用不同也善毀善居喪孝也毀而至於死慕其得爵也逃怒清也跋於水踣於河慕得吊之名也效跡之弊如此謂之有用可乎故求魚兎者用筌蹄而忘筌蹄聽言者不得其發言之意而謂其言爲無用也不亦謬哉

總論

褚氏曰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出乎我求則得之而世多務外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違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夫唯憒然無爲閽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有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月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非譽兩忘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知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

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問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閒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辟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踣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朱氏曰寓重卮三言大意起信歸於忘言而止自訓已明故復淺近為之說寓言者如逐臣思君托於棄婦或托於異類如邶之谷風周之鴟鴞本籍少知大公調之類是也重言者引先哲緒言為重以出己意猶孔子法語之言本籍義黃孔顏之事是也卮言者投所好以破其固蔽然後盡所規以要於中正如相狗馬說劒之類是也借重先輩本以德信於人設使齒雖先而性昏昧徒以年為長者不足為先輩也無人道者不能成己成物以盡父師之德者不言則齊謂不形諸言則事物各安其所理無不齊今三言出於不得已然已有言與理之本齊者不能為一故道貴無言苟其所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所本不可以我而是非之也是以卮言順物不起乖戾以傷其天機之微不然何可以久於道而成其成物之志哉末又原萬物並育無始無終亦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均平者正天機微渺而不容測者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必即天運以明之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朱氏曰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尊信孔子者今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蓋倣論語五十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為此品題也謝之言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勤服也未嘗言其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夫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靈以生謂形生神發之後不為物欲牽引復其天賦之靈覺而居於世出聲為鳴成文為言聲協天地之和言為人物之表應感不謬此但可以服人之口豈能使人心服不敢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乎言外見孔子無言而服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於孔子而定也已乎已乎者不敢望也猶顏子歎夫子超軼絕塵而回倘蕩乎後之意蘁逆也迎而立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褚氏曰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外搥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思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

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褚氏曰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見理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矣能以無為為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為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已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為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為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邪天有歷數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育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死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

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所以謂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褚氏曰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問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冥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正明此義所謂眞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强陽謂人稟造化之

氣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聚則有其散則零
眞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眞我長存彼之聚散
無足問也況
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敎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
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
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
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
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褚氏曰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邪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人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敎子居聞告蹙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絕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眞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總論

褚氏曰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淩水不濕肌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巵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罔然罔

可邪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眞從徼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遊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卮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玄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唯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修所繁而意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劍類術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濟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粗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夫大本盖言者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

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

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珠哉

誤

諸氏曰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育萬物贊天地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非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胷中所存詎可量邪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況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異乎俗也太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民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著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害是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察闔之心眞惡富貴者超出世俗

所見萬萬矣惜乎不瀝忱以辭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虧淳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君之共理大業以濟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且天下功業官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眞者豈常流所可窺測邪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眞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隋侯之重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眞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道誤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堊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褚氏曰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爲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邪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爲此哉夫至人之所爲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禍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

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眞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說誤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褚氏曰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

說優為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
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音祚

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褚氏曰原憲安貧弦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壅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絶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怍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為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者深淺若子貢之游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三子不作矣故南華舉以為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褚氏曰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音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強抑閑或連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強闕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從樂以為道

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弗閼者也原其本意蓋謂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為難能若過閼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已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墜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强兵為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糝誤）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魚乙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或作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褚氏曰子路子貢所言者大子之迹顏子知大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復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德當是得許由共伯之自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論獨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菆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一作洞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朱氏曰此與前子州支父支伯善卷太王亶父王子搜之逃位子華子論隨珠彈雀章大意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於生避辱者所惡有甚於死也末於夷齊論其苟可得已則必不然可見無擇卞隨瞀光之自沉皆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

總論

褚氏曰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孫眞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較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彼實咨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殉物者才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貴之軀邪蓋士不得中道而狥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者避之無所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此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挽道獨全難死奚恤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主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孫湊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敎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

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俯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捫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褚氏曰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纏暫為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為對形迹之著以為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冢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劍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覩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

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畧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一樞戶義當是樞苦鉤切伎木之觀取嫩木皮以為冠撻夜撻腋之衣大袂襌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獲誤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

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爲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緒氏曰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眞是也若不以名利爲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爲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爲名

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爲是若不以名利爲意而反求諸心則爲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子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臧獲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爲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爭與訟於無約小人殉財至章末皆無約之詞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其真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彊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爲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罹患而不悟也

悲夫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爲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

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

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侯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緒氏曰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躭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賈患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議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爲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爲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也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侯音該奇侯非常馮音憑愼畜不通也醮同焦樓疏窗牖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總論

褚氏曰按盜跖所言强辯飾非抑揚已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盖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盖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盖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埋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興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

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為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郿塢金谷之覆轍可鑒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淨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南華眞經義纂卷之九終